

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滂沱’,‘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略作沉思,郑重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便是同样著名的“窑洞对”。

从延安的窑洞到西柏坡的农家小院,窗前的灯光始终未熄。“甲申对”与“窑洞对”,这两次著名对话,如两颗警醒的种子悄然扎根,静待春天到来。

1949年3月5日,惊蛰前一天,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毛泽东的报告里,胜利的喜悦只占不多的篇幅。他更多的是在讲“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之后的路:“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沉稳的声音如同太行岩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惊蛰过,万物生。大地正在苏醒,队伍又将启程。

进京路上,毛泽东又一次次提到李自成。

在保定,他对大家说:“明天,我们就要到北平喽,接管全国的政权,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奋斗28年、用千百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全局性的胜利啊!”接着,他又提到那段历史:“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呀!”

车队抵达涿县时已是傍晚。进城后,他发现街上冷冷清清,便问县委书记缘由。得知商户被国民党军赶出城外,毛泽东当即指示:把市场迁回来。

涿县是刘备故里,也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地方。夜宿涿县城,毛泽东与卫士们讲起刘备,评价其“志大才疏学识浅,好感情用事,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接着他再次提到李自成:“历史上的教训应当注意呢!我们进了北平,决不做李自成,将来也决不可以学刘备。”

“决不当李自成”——这6个字一路回响,镜鉴于心,警钟长鸣。

3月25日凌晨,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这是他离开31年后,再一次踏上北平的土地。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当天下午,北平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毛泽东乘坐缴获的吉普车检阅胜利之师。当夜,他入住香山双清别墅。

从西柏坡出发那天是3月23日。1个月后——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当月下旬,他写下那首震古烁今的七律——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个月前还在警醒于“决不当李自成”的历史镜鉴,1个月后人民军队已经用行动回答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

77年后的这个春天,我从西柏坡到北京香山,沿着那条赶考之路一路追寻,触摸那段清醒而坚定的历史。纪念馆的展柜里,泛黄的《甲申三百年祭》纸页上,仿佛还飘着毛泽东当年批阅时的墨香。一块块展板前,游客轻声读着“两个务必”。那声音很轻,却仿佛能穿透岁月。

“决不当李自成。”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需要时刻铭记在心的历史忠告。

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赶考之路没有终点。

“两个务必”,既是来时的回声,更是未来的路标——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胜利,是永远保持赶考的姿态,不负人民的期待,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每一段征程。

# 赶考

■ 贾永

## 感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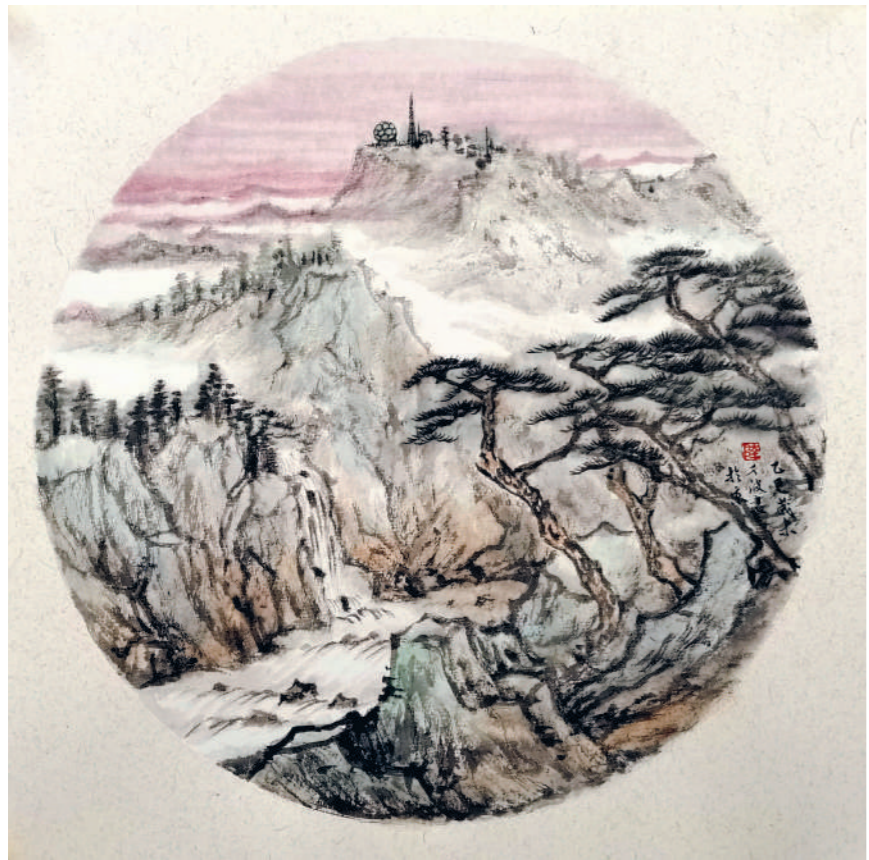
西柏坡的春天总是来得早些。3月的风掠过,把刚刚解冻的泥土气息揉进晨雾。村口老槐树抽出新芽,枝叶间漏下的光斑在青石路上晃动,就像无数双眼睛,凝视着77年前的那个清晨。

1949年3月23日,阳光初照。只睡了几个小时的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大手一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644年,农历三月。李自成的顺军如潮水般涌入北京。紫禁城的琉璃瓦在春阳下闪着金光,闯王端坐龙椅,看着众臣子跪拜如仪。可他并不知道,这金碧辉煌的殿堂里,已经埋下了腐朽的种子——将士们忙着抢夺金银,官员们忙着结党营私。仅仅1个多月后,面对吴三桂的铁骑与清军合围,曾经所向披靡的大顺军,竟然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李自成仓皇西逃,最终败亡九宫山,空留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民谣,在风中飘散成一串叹息。

1944年,又是一个3月,这年恰逢甲申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如同一束冷光,照进300年前那场悲剧的内核。文章传到延安,毛泽东读得仔细。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年11月,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这就是著名的“甲申对”。

第二年夏天,黄炎培来到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这位民主人士向毛泽东说出了那段流传至今的话:“我生



高山雷达站(中国画)

陆干波作

## 特写

寒冬时节,渤海之畔,辽宁省军区组织的民兵末端防空分队实弹射击正在进行。“西北方向搜索目标!”“三八女炮班”第十四任班长牟萃丽一声令下,一炮手王晓凤迅速转动方向机。“目标捕捉!”“长点射——放!”炮弹直奔目标而去……很快,捷报传来,14支民兵分队中,“三八女炮班”射击成绩位居榜首。

从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西角向东延伸,跨过几座无名小岛,海面由碧波荡漾渐变为湛蓝幽深。此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形似心脏的岛屿,镶嵌于黄海之中——这便是有“黄海前哨”之称的海洋岛。

海洋岛位置险要。20世纪50年代末,驻岛部队在张家楼设立哨所,并部署一门加农炮,以观察和防卫附近海域。那时,哨所官兵与岛上仅有的8户人家结下鱼水深情。哨所被渔家人亲切地称为“渔村第九户”。

岛上的哨所承担着战备巡逻任务。然而,遇到官兵复员、休假、病休等情况,有时火炮操作与发射会陷入缺少人手的困境。上级想到,海洋岛有“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光荣传统,于是决定组建一支军事素质过硬的民兵炮班。考虑到岛上成年男人长期出海捕捞,组织决定发动渔家女联防联训。1960年6月30日,长海县海洋岛民兵女子炮班成立了。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三八女炮班”。

起初,5名渔家女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与火炮结缘。当时,她们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24岁,3人已是孩

## 红色足迹

又一次来到延安。阳光洒在宝塔山上,给这座地标镀上了一层金边。延河蜿蜒,仿佛一条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血脉。

站在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的窑洞前,抚摸着粗糙干裂的黄土墙壁,耳畔似乎又响起一阵激越昂扬的旋律。那旋律穿越80多年时空滚滚而来,撞击着每一位后来者的心。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是抗战烽火中诞生的战歌,它像一把号角,曾在华北的青纱帐里响起,在太行山的峭壁间回荡。

在那个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年代,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向着延安进发。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到抗大去!到延安去!

当时,抗大由“红大”更名不久。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这所汇聚五湖四海热血青年的学校,需要一首凝聚人心、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校歌。这个任务,落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和年仅28岁的作曲家吕骥肩上。



## 赤心(外一首)

■ 郭宗忠

从当兵开始  
有两种情感,在我的心里交织  
一个是交付祖国的大爱  
一个是回望故乡的柔情  
在我出征的那一刻  
拳头是攥紧的

从穿上军装开始  
腰板就挺得更直了  
接到入伍通知书  
与老军人父亲合一张影

子妈妈。“女炮手”称呼响亮,遇到的困难却不小。仅是把沉重的火炮从坑道里推到前方阵地,展开并固定炮架,就足够困难了。

反后坐装置、摇架、高低机……复杂的火炮构造,拗口的部件名称,难以理解的射击原理,对当时使惯锄头镰刀干农活、撒网捕鱼赶海、甚至写自己名字都困难的渔家女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她们迎难而上,将动作要领编成口诀,画成图表,揣在兜里,走路时背,闲暇时念。当妈妈的女炮手更为不易,天不亮就把孩子抱到训练场,就地铺个小被子,让孩子们自个玩。于是,这里又多了一个名字:“阵地托儿所”。

凭着这份执着,1964年8月,她们迎来了高光时刻:在上级组织的炮兵比武大会中,她们以九发九中的成绩,一战成名。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洋岛的居民也不例外。当政府计划利用当地资源发展扇贝养殖时,新一代女炮班人主动站出来,承担了试养任务。经过两年摸索,她们成功总结出成熟经验,并为集体创收20多万元。随后,海上“花木兰”的美名也就叫开了。

荣誉的背后有波折。曾经,一名队员因训练耽误家里的活,影响收入,申请退出。消息传来,海洋岛民兵女子炮班第一代成员徐福英,立即动员新婚儿媳加入。儿媳虽喜爱迷彩,却也担忧影响自家的渔业生产。徐福英把儿媳领到炮班的阵地上,指着自己曾经守卫过的海防线,语重心长地说:“如果都不当民兵,军民联防不落实,一旦敌人来犯,挣再多的钱又有啥用呢?我们渔家儿女可不能只顾自家不想国家啊!”儿媳

# 在延安品读抗大校歌

■ 谢起 彭钰涛

历史的经典,往往诞生于瞬间的爆发。在延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借着微弱的油灯,吕骥读着那句“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顿觉热血沸腾。他仅用了一个下午,就一气呵成谱出曲调。没有丝毫矫揉造作,没有多余的修饰技巧,他让每一个音符都像射向敌人的子弹,像砸碎旧世界的铁锤。这种倚马可待的创作速度,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姿态。

音乐是历史的听觉记忆。如果你仔细聆听《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会发现它采用的是典型的进行曲风格,节奏铿锵有力。

这首歌最绝妙之处,在于它将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完美融入旋律之中。这8个字,不仅是校训,也写出了抗大师生的气质——既有钢铁般的纪律,又有火一般的热情。

关于这8个字的由来,还有一段生动的往事。抗大初创时期,条件艰苦。学员们没有教室,就在露天听课;没有宿舍,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毛泽东看到学员虽然生活艰苦,但精神饱满、严守纪律又生动活泼,便挥毫写下了这8个字。

吕骥在谱曲时,对这8个字的处理极具匠心。他没有用平铺直叙的曲调,

被这种家国情怀感动,当即报名当上了炮手。她在随后的民兵女子炮班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还被评为“劳武能手”。

第五代炮手魏淑娟,是由她的母亲、第一代炮手杨金荣动员加入炮班的。新鲜感过后,面对家庭劳累,魏淑娟萌生退意。一向温和的杨金荣罕见动怒:“我那时穿粗布衣,扛半自动步枪,还要养育4个孩子,难不难?可想到党的需要,浑身是劲!如今条件好了,哪有当‘逃兵’的道理?”母亲的责问激发了魏淑娟的斗志。她全身心投入训练,最终练成“全能炮手”。面对赞誉,她笑言:“‘军功章’里有妈妈的一半!”

海洋岛民兵女子炮班的第十二代瞄准手王淑霞与三炮手张秀丽是妯娌。两人都是倒网、补网能手,家中收入可观。当炮班需进行为期1个月的集训时,面对家人异议,两人轮番劝说:“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国家!”于是,她们自费雇工生产。在她们带动下,7名炮班成员无一人掉队。现任班长牟萃丽感慨:“论实惠,女炮班致富是‘无从谈起’;讲轻松,高强度训练堪称‘掉皮掉肉’。然而,想加人的人仍排起长队。”

炮班的姐妹们有着这样的感受:加入炮班,不仅是穿上迷彩、拥有光荣称号,更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新成员到来之初,先到哨所,感悟老炮班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做好吃苦的准备;领到服装不是先穿上,而是凝视帽徽领章,体会其承载的责任担当。

一次,炮班奉命与驻岛部队展开演练。对习惯单炮射击的她们来说,多炮协同演练是一个新课题。军令如山,她

们刻苦学技术、练本领,与官兵同场竞技、摸爬滚打。为了缩短操作时间,提高多炮协同作战能力,炮班常和战士们进行技术交流。她们还开展炮手轮换训练,使成员成长为多面手。演练中,炮班密切协同,5次实弹射击全部精准命中,赢得满堂喝彩。

现任班长牟萃丽回忆,她初任班长时,班内8人半数为新手,一切从零开始。那时,她们在烈日下苦练炮位动作,汗水顺着浸湿的头发往下滴。紫外线过敏、满额头的红痱子以及身上磕碰的淤青,成了她们的“勋章”。然而,就在她们经历高强度训练、熟练掌握某型高炮性能、距任务仅剩5日之际,突接换装指令,众人惊愕不已。

“光荣传统不能丢,认准了就干。”牟萃丽动员道。她们每天早上4点半出发,绕出一道道盘山路,冒着浓浓的晨雾来到阵地训练。短短几天,发电、压弹、瞄准、射击,各个动作一气呵成,圆满完成任务。

尽管条件不断改善、屡获殊荣,但炮班的精神始终如一。如今,她们在精通操作基础上,拓展完成了新式防空武器操作、目标识别等多课目训练,实现了技能升级。

进入新时代,“三八女炮班”积极发挥军民联防、军地共建的桥梁纽带作用。新兵入营,她们送上渔家手擀面;老兵离队,包好送行的饺子;部队演训,执行任务,她们协同保障;节假日为战士理发、帮厨,亲如一家……“她们像姐姐一样照顾我们生活,让我们更安心守护海岛。”在驻岛官兵心中,“三八女炮班”民兵是战友,也是家人。她们续写着海上“花木兰”守护祖国海疆的新篇章。

而是通过节奏的顿挫,让这个8个字如同口令一样短促有力、掷地有声。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唱到这里,人们脑海中浮现一幅幅生动画面:清晨晨河边整齐的操练,是课堂上热烈的讨论,是行军途中互相搀扶的手臂,是战斗间隙欢快的拉歌声。

很快,这歌声便插上了翅膀,飞出校园、飞出延安,飞向抗日战场。“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歌词里这13个字,是用鲜血写就的。抗大总校和各分校在敌后办学期间,经常要面对日寇残酷的“扫荡”和“清剿”。很多时候,学员们上午还在上课,下午就拿起枪投入战斗。

1941年沂蒙山区大青山突围战中,抗大一分校师生与山东党政军机关人员遭大批日伪军合围。敌炮火密集轰击,学员们武器破旧、弹药告急,仍以刺刀、石块与敌作战。危急时刻,校长周纯全定下突围部署,令第五大队扼守要地阻击,学员们以血肉之躯筑成防线。

他们顽强坚守、奋勇冲杀,枪声高点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机枪手在弹药耗尽后砸枪与敌肉搏,女学员凭手榴弹阻击至尽,司号员身负重伤仍忍痛吹响指引突围的号角……战斗从清晨持

续至黄昏,他们用生命践行了校歌中那句“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抗大一分校师生以血肉之躯筑起屏障,为大队突围赢得了宝贵时间。“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不再仅仅是回荡在校园的激昂唱词,而是他们用青春与热血,在沂蒙群山间刻下的永恒生命印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精神火种从未熄灭。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正式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校歌。

夜幕降临,延安的灯火渐渐亮起。漫步在延河大桥上,桥下的河水缓缓淌过,在这个季节显得格外沉静温柔。但我们知道,在这沉静温柔之下奔涌着足以冲破一切禁锢的磅礴力量。

就像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它不只是一段历史的回声,更是一颗在时间长河中永不生锈的子弹。它穿越了太行山的风雪,跨过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浪涛,如今正回响在演训场上战车的轰鸣中,回响在边防哨所凛冽的寒风里。

当你感到疲惫时,当你面对困难时,不妨在心底唱起这熟悉的旋律。你会发现,那源自延安窑洞的信仰之光,足以照亮所有前行的路。

听,那激越的号角声,又响起来了。

还有一茬茬战友  
他们在我心里成为长空的底色  
让我们偶尔仰望的晴空  
永远是那样蓝  
那样宁静



## 长征

第6672期